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 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 赫尔岑著

3512.42

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
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 赫尔岑著

李原译

吉洪校

(修订二版)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
〔俄〕赫尔岑著
李原译 吉洪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2

1959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1月修订2版	字数 78千
1981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张 3 ⁸ / ₁₆ ，插页4
印数 5,400册	(60克纸本)定价：0.56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論文一.....	3
論文二：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者.....	23
論文三：华而不实的人和学者的行会.....	46
論文四：科学中的佛教.....	72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1955年版《赫尔岑九卷集》

的題解和注释

題解.....	102
注释.....	106

論 文 一

我們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們說来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陈旧的信念、一切过时的世界观都已搖搖欲墜，而人們在心目中却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結果；嫩叶和蓓蕾預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因而人們在心目中把这些东西視如路人。許許多多的人仍然既沒有过时的信念，也沒有現时的信念。另一些人則机械地把两者混为一談，而沉淪于伤感的黃昏思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轻浮的人就終朝沉溺于虛榮浮华；一些思考的人則頗感煩惱，因为他們無論如何要寻求和解，因为內心紛扰不安，精神生活沒有坚实的基础，人就无法生活。然而思維領域里的全盘和解是要由科学出面媾和的。至于渴望和解的人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不相信科学，不肯去研究科学，不肯去探討它为什么这样說，不想走科学的艰辛的道路，他們說：“我們痛苦的心灵所需要的是慰借，而科学却对苦苦哀求面包的人报以石块，对破碎的心灵的哀号和呻吟，对祈求同情的涕泣，則报以冷冰冰的理智和一般的公式；以它那高不可攀的邏輯，無論对实际的人們，無論对神秘主义者，它都同样无法予以滿足。它故意把話說得玄妙难懂，以便于把它的枯燥乏味的根本思想隱藏在煩瑣哲学的森林之中

* 标有星形符号处，俄文本編者另行加注，見本书卷末。——譯者注

——elle n'a pas d'entrailles^①。”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找到了表面上的和解，而用某种不合法的办法对一切进行解答，他们懂得科学字面上的意思，但对科学的活的精神则不肯深入钻研。他们竟至于肤浅到这般地步，认为一切都易如反掌，认为任何问题他们都能够解决；你一听他们的讲话，就仿佛科学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们有一部自己的《古兰经》，他们对它坚信不渝，并把它当做最后的论据来引证。这些科学中的伊斯兰教徒*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端有害的。亨利四世说过：“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受友人的伤害，至于敌人则让我自己去对付”；这些被人误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科学之友，使科学敌人的憎恨成为合法的，——科学则仍然是少数杰出人物的事业。

然而，科学即使只光临过一个人，它究竟是一个事实，是一件不是可能中的而是现实中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是不能否认的。这一类事实从来也不会不逢其时而实现；但科学的时节已经到来，它已经获致了自己的真正的概念；对于体验过自我认识阶梯全部梯级的人类精神来说，真理开始在具有严正科学形态的机体中，而且也在有生命的机体中发现了。科学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代人，他们如果没有见到白昼的光辉，至少也见到了早霞的，但他们只由于背向着东方，却在黑暗中受尽折磨，或者以琐事自慰。这些渴求者为什么不能从那两个世界——一个是过去的，垂死的，有时曾被他们唤起，但裹着尸衣的世界，一个是对他们说来尚未诞生的现今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取得幸福呢？

^①（法語）它是无情的。——俄文本編者注（以下凡未另行注明注者，都是俄文本編者注——譯者注）

哲学在目前还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做为科学的哲学，其前提是自我思维必须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做不到这点就无法上升到哲学的境界中来。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接受有血有肉的东西。要想丢掉自己人为的语言而过渡到普遍意识上去，使自己变成市场上和家庭中的财产，变成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行动和观察的最根本的源泉，——哲学还太年轻，它还不能到达这样的成熟程度，它在自己家里，在抽象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事要做。除掉伊斯兰教徒式的哲学家，谁也不会认为科学上的一切都已完善，虽然已有形式的完美，在它之中展开的内容的充分性，以及本来就明确透彻的辩证方法。不过，科学如果是群众所不可及的，那么，灵魂的空虚状态以及娇柔做作的狂乱的虔诚主义等痛苦也就不来折磨他们了。群众并不在真理之外，他们借神圣的启示而知道它。处于不幸和凄惨境地的，则是一些陷于群众自然的素朴和科学的理智的素朴之间的夹壁中的人们。

先请让我们暂时不破坏形式主义者安息于其中的安然态度和无为主义，而只是研究一下现代科学的敌人，——我们把他们称为华而不实的人和浪漫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虽无痛苦，可是这些人却患病在身，——他们的生活是难过的。

除掉那些已经活到丧失其存在意义的某些阶级，以及那些荒谬到无人理睬的人们以外，科学在欧洲实在并没有敌人。一般说来，华而不实的人，也是科学的友人，如贝朗热^①所说的，*nos amis les ennemis*^② *，不过在科学的目前的情况下，则是科学的敌人。这些

① Beranger(1780—1859)，法国民谣作家。——译者注

② (法语)我们的敌友。

人都感到有談談哲学的要求，不过是順便地，轻松愉快地，在一定限度內地談談而已；被我們这个世紀的实际精神所嘲弄的，柔弱而富于幻想的人，就是这一种人；到处渴求实现其迷人的，但无法实现的幻想的他們，在科学中沒有找到这些幻想，不是不再理睬科学，而专心致志于个人期待和希望的狭小范围內，虛耗精力在渺茫的远方。另一方面，属于这方面的还有被細微末节弄得丧魂落魄，坚决停滞在各种悟性理論和分析解剖中的真正的实证論的信徒。最后，組成这一流派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們刚刚脫离童年，认为科学頗为容易（依他們看来），只要想知道就能知道，可是科学并不向他們俯首，因此他們就生它的气了；他們既缺乏深厚的天賦，也缺少坚持不断的劳动，更沒有无条件献身真理的心願。他們尝了尝知识之树的一个果实，便忧郁地宣称它又酸澀又腐臭，就像那些噙满泪水談論着友人的缺点的好心腸的人那样，——而另一些好心腸的人之所以相信他們，就因为他們都是朋友。

跟华而不实的人共度晚年的有浪漫主义者，他們是把垂死的世界认为永垂不朽并为其深致哀悼的、过时的世界的过时的代表人物；除了拔刀相向，对新世界他們是不屑一顾的；篤信中世紀傳說的他們，酷似唐·吉訶德，披着一身忧伤和詛咒的长袍，为人們沉淪于深淵而伤怀。尽管如此，他們还願意承认科学；不过为此他們就要求科学无条件承认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①是第一名美人。必須不偏不倚、毫无成見地待人接物的时代已经降临了；成年时代开始了，因而就不必只說甜言蜜語，而且也應該說点辛辣的話。我們之所以不得不出來駁斥科学中持轻浮态度的人，是因为他們

^① 唐·吉訶德的意中人。——譯者注

誹謗科學，也是為了憐憫他們；最後，在我國談一談他們則尤其必要。

俄羅斯性格中最大的長處之一，就是極端輕而易舉地接受並占有別人的勞動果實。而且不僅輕捷，同時還很巧妙，這是我們的性格中最富人性的一面。不過這個優點同時也是一個極大的缺點，因為我們很少有人能夠堅定不渝地潛心勞動。我們很喜歡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讓歐羅巴流着血汗去發掘每一條真理，做出每一件發現，讓他們經受沉重的妊娠、艱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這一切苦痛，——而嬰兒卻歸屬我們，這我們似乎覺得是合乎事物規律的。我們忽略了，我們將弄到手的嬰兒乃是一個養子，我們跟它之間並沒有有機的聯繫……。一切都順利。不過當我們接觸了現代科學的時候，它的頑強性就應該使我們感到驚奇了。這個科學是到處為家的，——就只是不會在不播種的地方使人豐收。當然，它不僅在接納它的每個民族那兒，而且也在每個人那兒萌芽，滋長。我們只想抓住成果，就像捕捉蒼蠅似的攫取它，可是把手張開來的時候，我們不是自欺欺人的認定絕對就在這兒，那就是懊喪地看到，手掌中原來是空空如也。問題在於科學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有偉大的成果；不過單獨的成果是根本不存在的。這有如活人的腦袋由脖頸連結在軀干上的時候，里面就充滿思想，離開軀干時那個腦袋就只不過是個空洞的形式。這一切在我國比在外國當然更使華而不實的人驚駭、傷心，因為在我們這兒科學和科學的方法的概念遠不如別國那樣發展。我國華而不實的人大哭大叫地指證他們受了西方騙人的科學的欺騙，說科學成果陰暗、曖昧，雖然也有“如此這般”等等條理清楚的思想。這種話之所以對我們是有害的，是

因为沒有一句荒謬和迂腐的話，不是我国华而不实的人以令人惊异的确信发表出来的；而且也因为我們关于科学尚未建立起最普通的概念，因而群众就会把这些話信以为真；有一些先行的真理，譬如在德国，是为人深信不疑的，可是我們沒有。关于这些真理那里已经不再有人議論，可是我們尚无人議論。在西方反对現代科学的战争，所表現的是国民精神中世世代代发展起来和在頑固的独特性中变得更加坚强的某些因素；回忆不許他們后退；譬如从新教的片面性中产生出来的德国虔誠主义者們*就是这样的。尽管他們从現代生活中被排挤出去的处境如何可悲，但是不能否认他們有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們用来进行殊死搏斗的韧性和彻底性。我国华而不实的人假如把这种国外的病症接纳过来的話，由于沒有前行的事实，他們的浅薄性和非理性也会令人吃惊的。他們对退却不会感到羞恥，因为他們尚未前进一步。他們是永远徬徨在科学殿堂門外的人——他們是无家可归的。可是假如他們能克服东方的懶惰，切实地把注意力放在科学上面，他們是会跟科学和解的。不过糟糕就糟糕在这里。我們就像一到八岁就討厭文法一样，一到成年就討厭科学。艰深和曖昧——是科学的主要罪状，在这个主要罪状之外，还附加了一些其他的非难：虔誠主义的、倫理的、爱国的、感伤的。歌德很早以前就說过：“在他們談論书籍曖昧不明的時候，应当問一問曖昧不明是在书里呢，还是在脑袋里。”一般总是以困难做口实，——可是这种非难总有点不体面，这是一种疏懶成性的、不值得提出的非难①。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

① 我們对科学也許还有这样一种无理的非难：它为什么使用一些不常見的語言呢？——可是对哪些人才是不常見呢？——赫尔岑原注

——誠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滿面是沒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可是他們就不爱劳动，而只是以下面的想法自慰：現代科学还只是在整理材料，要有超人的努力才能懂得它，但很快就会从天上掉下，或者从地下钻出另一种容易的科学来的。

“难深，不可解！”可是他們怎么知道这点的呢？难道置身科学之外就会知道它的艰深程度嗎？难道科学就没有一个正因为是原理、是犹未发展的普遍性、所以就浅显易懂的形式原理嗎？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們以不可解做为口实是对的，比他們所认为的更对。假如我們来考察一下：为什么有許多人尽管渴望并追求真理，而仍旧学不好科学，那么我們就会发现一个本质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那就是他們都不了解科学，也不了解要从它那里得到些什么。有人会说：如果爱好并致力于科学的人們也不了解科学，那么科学究竟为谁而存在呢？难道像炼金术一样只是对懂得其中的术语的它的术士才存在嗎？不是，現代科学对每一个只要有活的灵魂的人，肯献身并老实地对待它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这些大人先生們煞費苦心、地、“别有用心”地来对待它，想考验考验它，向它要这要那而又不肯为它牺牲什么；这么一来，尽管他們像蛇一样聪明，——而科学對他們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形式，邏輯上的 casse-tête^①，不含有任何实体的东西。

放弃自己的信念就意味着承认真理；只要我的个性跟真理相抗衡，它就限制真理，压抑真理，使真理屈从，听命于它的恣意专横。珍惜地保留个人信念并不是真理，只不过是他們叫做为真理的

① (法語)難題。

东西而已。他们爱的并不是科学，而恰恰是他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梦想和自我陶醉的对科学的矇眛、不定的想望而已。这些智慧的探求者，每个人都走自己的小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丰功伟绩，过分地疼爱自己的聪慧的个性竟达于难于割舍的程度。有过一个时期，好事只因为向往和爱慕科学就可以得到原谅；这个时期已经过去；目前光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非把爱情变成行动不可。可是是什么使人这样顽强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呢？——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憎恶普遍的东西，它使人脱离人类，要把他放在特殊地位上；对于它来说除了自己的个性，一切一切都是无关的。它到处随带着自己恶劣的气氛，弄得光明不被歪曲就无法透过它。同个人主义携手并进的还有自豪的傲慢态度；以毫无礼貌的玩忽轻浮态度翻开科学书籍。但是，尊重真理——这才是大智的起点。

哲学的地位对于它的钟情者来讲，并不比奥得赛在外不归时的佩涅洛普^①的处境更好一些：没有人保护它；它不像数学，有公式、图形的卫护，在它的周围也没有各种专门科学在自身周围建立的那种栅栏。哲学的极其包罗万象这一点使人觉得它从外面即可以了解似的。思想这种东西越包罗万象，越富有普遍性，则就越易于被人作皮相的理解，因为内容的各个局部于其中并未获得发展，人们也就猜想不到它们存在着。佇立海岸眺望明镜般的海面时，可能对游泳家的胆怯感到诧异；风平浪静使人忘却了它的渊深和贪婪，——海水看来好像是水晶或坚冰似的。然而游泳家是清楚地知道

^① 古希腊传说，佩涅洛普是在外飘流长期不能归家的英雄奥德赛的妻子，由于奥德赛不回家，没有人卫护，她受到许多求婚者的骚扰。——译者注

能不能信任这种冷漠和平靜的。在哲学里面正像在海洋里面一样，既沒有坚冰，也沒有水晶，一切都在运轉，流动，生气勃勃，每一点都同样的淵深；在它的里面，正像在熔炉里面一样，熔解着落在它的无始无終的循环之中的一切坚硬的、石化了的东西，但同时，却又像海洋一样，它的表面光滑、平靜、明亮，一望无际，并倒映着青天。由于这个視錯觉，华而不实的人就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对于工作了約三千年才达到目前发展的人类的劳动毫无敬意。他們連門徑也不打听一下，就轻率地沿着起点滑下去，自謂了解它，也不問詢一下科学是什么，科学能給他們一些什么，而强求它作出他們想要向它征詢的答案。一种模糊的預感认为哲学应当解答一切、应当为人調解、給人安慰；因此就要求它提供自己的信仰、每一个假說的证明，失敗中的慰借，天晓得他們不要求的是什么。科学的严正的、消除热情和个性的这个性质，使他們吃惊；他們感到奇怪，认为他們的期望被辜負了，他們被迫在他們寻找憩息的地方进行劳作，而且果然在劳作着。科学不再使他們喜欢了；他們取得某些成果，这些成果在他們所采取的形式之中是毫无意义的，他們把这些成果綁在恥辱的柱子上，当作科学来加以鞭撻。請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合乎資格的法官，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慧和他在科学上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即使他只讀过一本概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說：“世界上沒有人会认为不学做鞋手艺就能够做鞋、即使每个人都有两只脚作鞋样也好。哲学連这种权利也分享不到。”* 个人的信念乃是一个終审的武断的法庭。那末，这些信念他們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那是从父母，媒姆，学校那儿，从好人和坏人那儿，也从自己有限的一点智力中得来的。“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不必关心别人怎么想”。当涉及的不是日常偶然琐事而是科学的时候，要说这句话，那就必须是一个天才或是一个疯子。天才是不多的，这句名言倒是经常有人一再的讲。不过，我虽则知道，智慧超越同代人（譬如哥白尼），以至于他所认定的真理跟通行的看法正相反的天才是可能有的，然而，我可并没有遇到一个伟大的人物，说所有的人的头脑都是一样的，而他的头脑是另样的。哲学和文明的全部事业就是在一切人的头脑里揭示同样的头脑。人道的全部建筑物就建立在智力一致这个基础之上；只是在低级、微末，以及纯动物性的欲望上人们才是不同的。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名言只有在问题涉及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才可以被承认。其他科学，甚至做鞋的手艺，其客观意义早已被承认了。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审美力。善良的人们决不会以为这是用最积极的方式否定哲学和美学。因为假如哲学与美学是以每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话，那它们怎么还能存在呢？原因就有一个：科学和艺术的对象是眼睛看不见，嘴巴不能吃的。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对于人来说它是人所认为的东西，认为它在，它就在；完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不过这种不存在乃是对一个人而言，并不是对人类而言，也不是对它本身而言。休谟在谈到毕丰^①某一假说时，曾以当代 *sui generis* ^② 的天真说道：“真奇怪，对他的话的可靠性我几乎深信不疑了，可是他所谈的却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对象。”因此，对于休谟来说，精神只存在于它的具体

① Buffon(1707—1788)，法国生物学者，著《博物志》。拉马克以前进化论先驱者之一，主张生物变化决定于外界影响。——译者注

②（拉丁语）特有的。

化之中；对于他來說，真理的标准就是鼻子、耳朵、眼睛和嘴。这以后他否定了因果关系(因果性)，这是奇怪的嗎？

其他一些科学比起哲学来要幸运的多，因为那些科学拥有在空間上是不可入的，在時間上是确实存在的对象。譬如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能像在哲学里那样嬉戏。自然乃是可見規律的界域；它不让自己受欺凌；它可以提出无法否定的物证和辯駁，因为这些都可以用眼睛看見，可以用耳朵听見。研究者要无条件屈服，个性要受到压抑，它只能在通常总是于事无补的那些假說里出現。在这一方面，唯物主义者站得較高，能作为华而不实的空想家的榜样，因为唯物主义者理解自然界中的精神，并且只是当做自然界来加以理解——可是，尽管在自然界之中並沒有真正的和解，他們却在它的客观性面前低头了；因此在他們中間就出現了像毕丰、居維叶、拉普拉斯^①及其他一些如此强有力的人物。假如实验向一个化学家展示了与他所想像的全然不同的事，如鋅的作用可以是錯誤的，硝石酸可以是一个荒謬的概念，那么这位化学家無論什么理論都可以抛弃的，什么个人信念都可以牺牲。其实实验乃是最可伶的认识方法。它屈服于物理学上的事实；但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事实却沒有人认为自己应当屈服；他們不肯費力去认识这些，不承认这些是事实。他們带着自己的渺小的哲学来研究哲学；利己主义想像的一切梦想和怪癖在这种渺小的、自制的、手工业的哲学之中得到滿足。当这一切梦想在哲学这門科学当中，在它的合理的现实主义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他們怎么能不大发雷霆呢！当沉緬

^① Cuvier(1769—1832)，法国大生物学家。Laplace(1749—1827)，法国大数学家。——譯者注

陶醉于顾影自怜中的渴望，迫使他到处寻找自己，并且是寻找作为这一方面唯一的自己的自己时，个性在观念的领域中消失了。华而不实的人在科学之中只找到了一个普遍的东西，即理性和思想，多半是普遍的东西；科学超越了个性，超越了具有偶然性的暂时的个性；它把这些远远地抛在后面，它们在科学中已没有什么踪影了。科学是成熟和自由的王国，弱者预感到这种自由就发起抖来；他们害怕没有监护人，没有别人的吩咐自己走路；在科学之中没有人评价、赞许并褒奖他们的功勋；他们似乎觉得这是极其空虚的，头晕目眩，于是他们远远地躲开了科学。他们同科学分手之后，就开始以自己的朦胧的感觉为根据，这种感觉尽管怎么样也无法使其明确，然而也不会造成错误。感觉是个人的东西，我有所感觉，别人没有，两者都正确；证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果有热爱真理的火花，那当然就不会决定把科学引导到感觉、梦想和狂想的考亭峡谷*中去了。真理的法官并不是心，而是理性。理性的法官又是谁呢？——就是它自己。这对于华而不实的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之一；因此，他们一着手研究科学就到科学之外去寻找衡量科学的尺度；那一条出名的荒谬绝伦的规则是这样的：在开始思想以前，要用某一种外界的分析来检验一下思维的工具。

华而不实的人第一步就提出一些质询项目和科学的最艰难的问题，为了得到保证，想先弄清什么是精神，绝对的东西……并且希望定义简短而明确，也就是说把整个科学的内容用几个警句说出来，——这本来是容易的科学呀！如果有人想研究数学，他要求先明白地弄明白什么是微分和积分，而且要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对于这个人你能说什么呢？在专门科学中很少听到这样的问题：因